

汪政委，您在哪里？(上)

郭学工 胡本昌

2021年10月，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乘风》上映，讲的是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和他的儿子骑兵团参谋马乘风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有关骑兵团政委汪乃荣的情节。借助此影片汪乃荣这位英雄的名字终于为广大观众所知晓。

2015年8月24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汪乃荣榜上有名——“汪乃荣，1912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中共党员。历任抗大政治教员、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骑2团政治委员等职。1942年5月牺牲于河北省深泽县。”这是现存仅有的一点信息。

八年前，北京作家郭学工着手调研辽吉功臣《马仁兴传》史料。马仁兴，时任八路军晋察冀独立骑兵2团团长。1941年，汪乃荣由抗大二分校调任骑兵团政委，两人在冀中抗日前线结成亲密战友。汪乃荣牺牲早，又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留存的信息十分有限。汪乃荣到底在哪牺牲的？怎样牺牲的？现安葬何处？他的家乡具体在哪里？是历史之谜，是调研的重点。依据开国少将李健《烽火连天》以及知情人王序卿《反扫荡一百天》、李耀华《战斗在冀中平原的骑兵团》、李钟民《力战誓言》等相关骑兵团史料，通过实地考察论证，综合分析人物、地点、事件，骑兵团政委汪乃荣的英雄形象日趋清晰。

1941年4月，汪乃荣调任冀中骑兵团政委。他在部队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培养上很有一套。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和谦，原则性强；民主作风好，遇事主动和团长及其他领导同志商量，遇有危险总是抢着担任最艰巨的任务。他与团长马仁兴的关系很好，共同完成了很多战斗任务。军区交通科长李健评价骑兵团是“很团结，很有战斗力”的班子。

1942年4月30日下午3时，马仁兴和政委汪乃荣、军区交通科长李健前往军区驻地河北省饶阳县张保村，受领参加“五一”反“扫荡”作战的任务。军区首长考虑，骑兵目标大，容易吸引和牵制敌人；走得快，也容易摆脱敌人。因此在这次“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安排骑兵团的任务是在内线坚

持，吸引和牵制敌人，侦察敌情和宣传群众。“危急之际，作为军人是不能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务。”这是骑兵团两位领导从心底里发出的声音。反“扫荡”最初几天，骑兵团分为4股在深(县)武(强)饶(阳)地区活动。5月11日晚，骑兵团的领导集结，进一步研究反“扫荡”的战术。会议结束后，汪乃荣政委赶到2连宿营，准备次日再次分兵。

5月12日，骑兵团在武强沙洼地区陷入日军重围。下午4时，团长马仁兴下达了部队集结准备突围的命令。汪政委让通信员转告团长，他率2、3连阻击日军，掩护部队突围。凡重大事项政工首长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八路军当时人人皆知的规定。重兵压境、生死存亡之时，汪乃荣动用了“特权”。

汪政委组织3连阻击时，2连连长李玉堂带领1、2排路过，汪政委命令第2连加入战斗。在汪政委的指挥下，不足两个连的兵力顽强抵抗从南面进攻的日军。日敌的几架飞机不停地在他头上盘旋扫射，管理马匹的“马桩”暴露了。几颗炸弹冲着马群投了下来，无人驾驭的战马争脱缰绳冲了出

去。原本以为猛烈的火力能把敌人吸引过来，不曾想日敌竟不为所动，没有上钩，阻击没收到预期的效果。汪政委经过长征，身经百战，曾任抗大4团团长，指挥作战很有一套。既然鬼子不上当，就带着部队硬碰硬地冲！无论如何要保护数万百姓和部队冲出包围圈。他用沙哑的声音把决心告诉战士们。

汪政委策马挥刀，大吼着带头冲了出去，身后是第2、3连的勇士们。沙洼地区地势低，村名都挂上个“洼”字，村与村之间相隔至少十里，方圆几十里统称洼地。远远望去，齐腰深的麦子看不到头，数得过来的几棵大树孤独地挺立在那儿。无处躲藏、毫无遮掩的旷野之上，人高马大的骑兵全身影地冲了出来。真管用，鬼子被镇住了。密集的炮火砸了过来，疯狂的弹雨扫射过来，天上的飞机也跑来凑热闹，鬼子的锋芒转向了他们。

在藏都藏不及，躲也不知往哪儿躲，跑不知往哪儿跑的时候，这帮骑兵却硬往敌人堆里冲，端枪挥刀，嘶哑地吼着，成伙团地冲向敌人。前面的端着机枪边扫边冲，后面的挥着马刀紧紧跟上，冲上去就刀劈枪打来一阵子，被攥住的鬼子没一个能活的。谁说鬼子不怕死？落魄的鬼子丢下机枪，撒丫就跑。人哪有马快？左劈右砍，上挑下刺，一顿混战，全掙在那了。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母亲珍藏着一张存折，传家宝般锁在抽屉里。其实那是“一卡通”，是父亲生前留下的，用一方丝帕缠裹着，层层剥开，深红外壳格外亮眼。

存折已珍藏十七年。十七年前，我还是乡镇财政干部。那天，我与同事一起将存折送至父亲手中，父亲第一次见到红彤彤的存折，惊喜、疑惑的表情长时间停留在他那写满岁月沧桑的脸上。“不用缴税，还补俺钱，世道变了？”一连多日，父亲反复念叨这句话。说真的，当时，不要说像父亲那样的农民，就连我也彷徨困惑起来——税不收了，乡镇财政干部岂不失业了？

记忆中许多年，父亲不仅要从地里刨食供全家生计，同时还要想法子多养蚕、多摘蚕，换钱用于缴纳税费。那些家中生活过得紧紧巴巴，最要紧的是每年缴纳税费那段时间，受不了乡村干部一拨接一拨上门催交和宣传喇叭一遍接一遍点名通报，每年父亲总是早早计划着、筹备着，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最看重面子的人，怕被喇叭“点名”，怕被别人看扁。那些年，地里收成没增长多少，但我家税款却从300多元增长到1500多元……终于在某个秋后的一天，村里催税的喇叭里传出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醉酒。

当时乡镇收取叫“收款子”，与计生工作一道列为乡镇头等要事。乡镇收税分季节进行，春天放在茶叶、蚕茧收获时节，秋天放在板栗、天麻成熟之时，冬天要进行税收“扫尾”。组织征收工作分组包片，由小组各自宣传发动，自定清收时限，税收成绩与年终奖挂钩，一些干部因税收完成不好拿不到全额工资。这样的做法，不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才怪。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领导带着下乡收税。一行人徒步走了很久山路，才到达一家农户，说明来意，主人那胆怯和不情愿的表情，让我想起了父亲。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讲了一通“皇粮国税”道理，软磨硬泡中，那户人家终于从斑驳的墙缝中抠出一布包，倒出一把零钱来，一共98元，说都在这儿了，全缴税了。带队领导仁慈，说就缴50元好了，留着一一点过生活吧。于是，我收了钱、开了票，男主人捏着剩下零钱，满口说着感激的话，待我们走出好远，回过头去，还看到那位男人站在村口向我们张望，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从事收税工作三年后，农村税费改革就潮涌大江南北，税费种类少了，税负渐渐轻了。那几年，每次回家，父亲总与我聊些税费的事。他感叹，过去缴款年年涨，现在怎么年年少啊？说前年俺家人均120块，今年人均不到60了，明年不会不要了吧。娃，不收钱了，你们能发出生工资吗？我说怎么会呢，现在工资是县上按月打卡发放，不用乡镇出钱。父亲听了，疑惑地看着我，久久不语。

2004年，一步跨过两千年，安徽全面取消农业税，随后，对农民的补贴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为确保每笔资金直接支付到农民手中，金寨率先在全国试点“一卡通”改革。这一年，父亲收到了那张存折，收到存折那天，父亲强留同事在家吃饭。席间，父亲拉着同事的手说，这折子咱不存钱，也不取钱，咱要把它与那些税票都珍藏着，记着国家对老百姓的恩，记着国家富了老百姓才能富的理。听着父亲语无伦次的话语，我知道他已醉得不行。

真的，父亲从没有从那张存折取过钱，即便是家中临时用钱不凑手时，父亲也没有动过那张折子。那些年，父亲身体好时，他自己乘车到信用社打卡，身体不如意时，他坚持要母亲到信用社打卡看补贴项目。查到账金额。去年有良种、农资补贴，今年又增了公益林和库区移民补助……一年打卡资金从十几元增加到现在两千多元。翻开存折，存折余额38758.83元。

发黄的农业税票，通红的“一卡通”存折，这些已上了年份的旧物，如今无声地躺在农家的坑头箱柜里。只不过农业税票已死，而“一卡通”存折却越来越鲜活。那一系列新生的数字，催开农家笑靥，放飞农家梦想，每当想起它们，我就会想起父亲，想起那些缴税的农民，想起国家强农惠民的历程。没有国家的富强哪会有人民的幸福？那本“一卡通”存折所要诉说的道理，虽浅显直白，却值得我们终生品味。

(此文荣获六安市第五届淮河文学奖一等奖)

作品选登

张母桥的“桥”

张光银

舒城县有一个张母桥镇，距县城约三十公里，在县城的西北方向，因地处偏远，长期交通不便，素有“西北利亚”之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张母桥镇的道路建设日新月异，一下子拉近了与县城的距离，也拉近了人们心理上的距离，现在人们再谈论“张母桥”，脑中浮现的多是“全国生态优美乡镇”的美丽画卷，人们不再望而却步，而是趋之若鶩。

“张母桥”是一个地名，也是一座桥名，地因桥而得名。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张母桥叫“老牛湾”，只有一条东西向的街，街的中间横穿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平时由几块木板和铁链搭的便桥供人通过，一发大水，河水暴涨，桥便冲垮或冲断，如“天河”般阻隔两岸，俟河水落下，或由政府，或居民集资，再重新把木板搭好，如是年复一年，三番五次，搞得人们疲于应对，不胜其烦。住在河边的一户张氏母子，眼见人们出行困难，便倾其所囊，在河上修建了一座宽六米的石拱桥，从此街道通行无阻，商业发展如日中天，人们为纪念这一对母子，便把这座桥命名为“张母桥”，从此，地名“老牛湾”也变成“张母桥”了。

说起“张母桥”，人们便首先想到“桥”，由那座已成“文物”的老桥，联想到解放后建设的各种桥。老人们都说，思来想去，在解放前，还是那座老桥给撑了“门面”，还真没有第二座像样的桥。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修路、建桥一年一个样儿，不把路修到老百姓家的大门口、不把桥架在河上渠上，构上像蛛网似的四通八达，誓不罢休。先说集镇内的桥。那座老桥还在，依然稳如泰山，且作为主桥在老街使用，时不时有外地人来观瞻；解放后建设了一条新街，现作为主要街道且商业繁华，同时在东门处建设了一座桥，此桥建设了三次，由小到大，由简到美，承载着张母桥连接外地的通重任；往北又建设了一条新街，街中建设了两座桥，一座比一座美观；又开发了一条马鞍街，在街头河边建了一座大桥，横跨丰乐河，连接金安区，使两地人们的往来如一家人似的方便、快捷，带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又在街道南边建设了一条南环路，照例建设了一座大桥，把黑绸一样的路与白练一样的河交合得相得益彰、美妙绝伦……你看，仅一平方公里的集镇内，光大桥就有六座，其他小桥就更难以计数了。

再说镇内农村的桥。张母桥镇域面积62平方公里，农村占绝大多数，农村的桥梁更是不计其数。解放前，农村几乎没有桥，小河搭一块木板，大河是“石步子”，就是摆得像省略号似的一步一个石头，有的河，不论天寒地冻就赤脚过，稍微发点水，就望河兴叹。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及新时代以来，农村的建桥速度真是日新月异，投入之大叫人不敢想象。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流，投入动辄就百多万；一条不起眼的河流，突然就建了一座大桥，



小时候每到冬天农闲时，姥爷就响应村里的号召到淮河边本村属地的河堤“打坝子”。所谓“打坝子”就是加固河堤，防止来年洪水泛滥，淹没村庄。我家住在临淮岗乡淮河岸边，所以“打坝子”是每年除农活外最重要的一项事务。

家里田地多的，工分就多。所以每年姥爷姥爷都一起去，姥爷干活，姥姥就去给大伙做抵工分，一天就是十几天。姥姥隔两天会回来一趟，如果回不来，就找个亲戚到家住段时间，照顾我，也照顾家里的家禽。

生长在淮河岸边的我对洪水并不陌生，几乎每年都会发洪水，只是并不严重。我印象深刻的洪灾是1991年。那年夏天小学一年级的我刚刚期末考试结束，那时农村校园安全意识较弱，学生们交卷后就可以自行离开，老师不送，家长也不用接。连续几天下着小雨，路上是漫过脚面的积水，我一个人斜挎着书包，慢慢地水往家里走，在快到家的時候水已经到我的膝盖。我害怕得不敢动了，抱住路边一棵小树眼看着洪水一点点上涨，哭喊中，看见姥爷从远处喊着我名字朝我赶来。姥爷拉着我艰难移动到家门口才，洪水已经涨到我脖子，家里已经在院墙外筑起了一人高的“围墙”，把洪水挡在外面。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水，放眼望去，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水面上漂着家具或者小动物，夜里尤其寂静，只听见家里鸡窝里的鸡咕咕地叫着。

此后的二十多天，家就像孤岛一样被困在庄子上，日常生活物资就靠一艘小船运输。还记得，我跟着姥姥姥爷乘着小船去瓜田拾收未成熟的西瓜、去菜地摘泡在水里的南瓜、去地势高的人家买豆芽菜……每天把渗进院子里的水用盆往外舀，院子里经常会爬进一些螃蟹和小龙虾。

待洪水退去后，我们恢复了正常生活。有一天，姥姥从外面拿回来几件衣服，说是村里发的救灾物资。“这些衣服都是城里人捐的，这两件还怪好看的，你都能穿。”姥姥一边在我身上比划着衣服，一边高兴地說，那是一件绿色的外套和一条黑色的运动裤，很大，那两件衣服我一直穿到五年级。我问姥姥，是不是姥爷他们坝子没打好，所以才发大水呢？姥姥轻轻地叹气：再大的坝子也挡不住这大水，今年又不好过。

至那场大水后，三十年过去了。“打坝子”依然延续了很多年。2006年11月6日，淮河干流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淮河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建成。临淮岗像一把大坝，牢牢锁住了淮河千年难治的洪魔，也让淮河的防洪能力达到100年一遇。2011年8月在成功争创国家4A景区后，她的芳名更加响亮，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研学采风，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华章。

淮河源滩尤其最美，“潺潺碧水绕村头，悠悠岁月顺水流”。放眼望去，准水如一条玉带，蜿蜒在曲折的河床。水是那么清澈碧透，荡着微微的涟漪向东流去。晶莹的水面叠荡流云夕阳，蓝蓝的天空燕雀斜旋飞舞。岸边是沙地绿洲，岸芷汀兰，牛羊成群，蜂蝶翩飞，白鸞欢鸣……这一切，构成一幅美丽安宁的河滩风景图。

现在的临淮岗，一派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商贸发达、生活富裕的繁荣景象。昔日的老灾窝，变成了金凤凰，如今居住在淮河边的乡亲们再也不用去“打坝子”，当年的洪水再也不会肆虐。



连附近的村民都感到意外；有的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一座桥在几年内重建了好几次；有的河流上的桥，几乎一座换一座，相隔几百米，甚至不到两百米……据粗略估计，全镇农村投资五十万元以上的桥梁不下两百座。真是“桥网恢恢，疏而不漏”。

又说不令人难忘的桥。张母桥镇每个桥都有故事，最令人难忘的不外乎四座，老桥已说过了，还有三座叫人印象深刻。一座是将军山大渡槽，建于1969年，竣工于1971年，跨度近900米，像一条卧龙横亘着，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是全国著名的渡槽。那时，外国人常来参观学习，是张母桥人的骄傲，该桥连接杭滁分干渠，把万佛湖的水引向金安方向的广大地区，现在，政府正在以渡槽为主轴，申报3A景区，以带动张母桥镇的发展。二是荷叶地大桥，该桥建于2017年，是为荷叶一个村民组而建的。一道丰乐河将荷叶组孤悬于舒城县以外，嵌入金安区内，四周低洼，每年发大水便一片汪洋，形成一座孤岛，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每年政府都要组织船只救援，但人们仍是一片恐慌、心有余悸，要想关键时刻人们安全撤离，只有在丰乐河上架设一座大桥，但面对宽阔的丰乐河，面对大桥的巨大投资，政府一时也难以决断，群众也理解政府，心里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为了一个组，修桥是不可能的事。直到有一年，县委副书记亲临现场指挥救灾，当场拍板修桥，张母桥镇才了却了一桩重大的民生心愿。第二年，政府投入200多万元，修建了一座六米宽、高十五米的大桥，确保了发大水两岸人民通行无虞，保障了荷叶组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竣工那天，荷叶组人全体涌到桥上，自发燃放鞭炮，个个喜笑颜开，相互击掌祝贺，几辈、十几辈人觉得不能实现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修这个桥之前，为了解决两岸人们长期被河水阻隔的困境，曾修建了一座滚水坝，除了发大水期间，人们通行也十分便捷，现在在原址上建了大桥，滚水坝也就拆除了。三是四房大桥，建于2018年，横跨长冲河，此桥宽六米五、高十米，投资100多万元。长冲河并不大，是个小冲，平时一步都能跨过，之所以修这么大的桥，是因为曾经出过一次严重的翻车溺水事故。通过此例，政府举一反三，凡是河流上有漫水桥或滚水坝的，统统拆除，重新建成汛期通行无阻的钢筋混凝土大桥。

张母桥镇的桥梁建设，促进并加速了张母桥镇各项事业的发展。早在2000年，该镇就是“全国生态环境优美乡镇”，再往前追溯，张母桥是远近闻名的“商贸大镇”，那时对张母桥有“卖不掉去卖，买不到去买”的美誉，现在张母桥的发展就更具特色，是“油茶之乡”，是“挂面之乡”，是“樱桃基地”，是“水芹之产地”，是“休闲之憩园”……更是“商贸之重镇”。道路桥梁四通八达，商贸云集络绎不绝，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人们感受到“大桥”的莫大好处，便将此形容为党和人民的“连心桥”、群众出行中的“幸福桥”，每每走在坚实壮观的大桥上，就仿佛踏上了幸福生活的“和谐号”，沿着全面小康、全国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飞速前进。

(此文荣获六安市第五届淮河文学奖二等奖)

吕 跃 摄